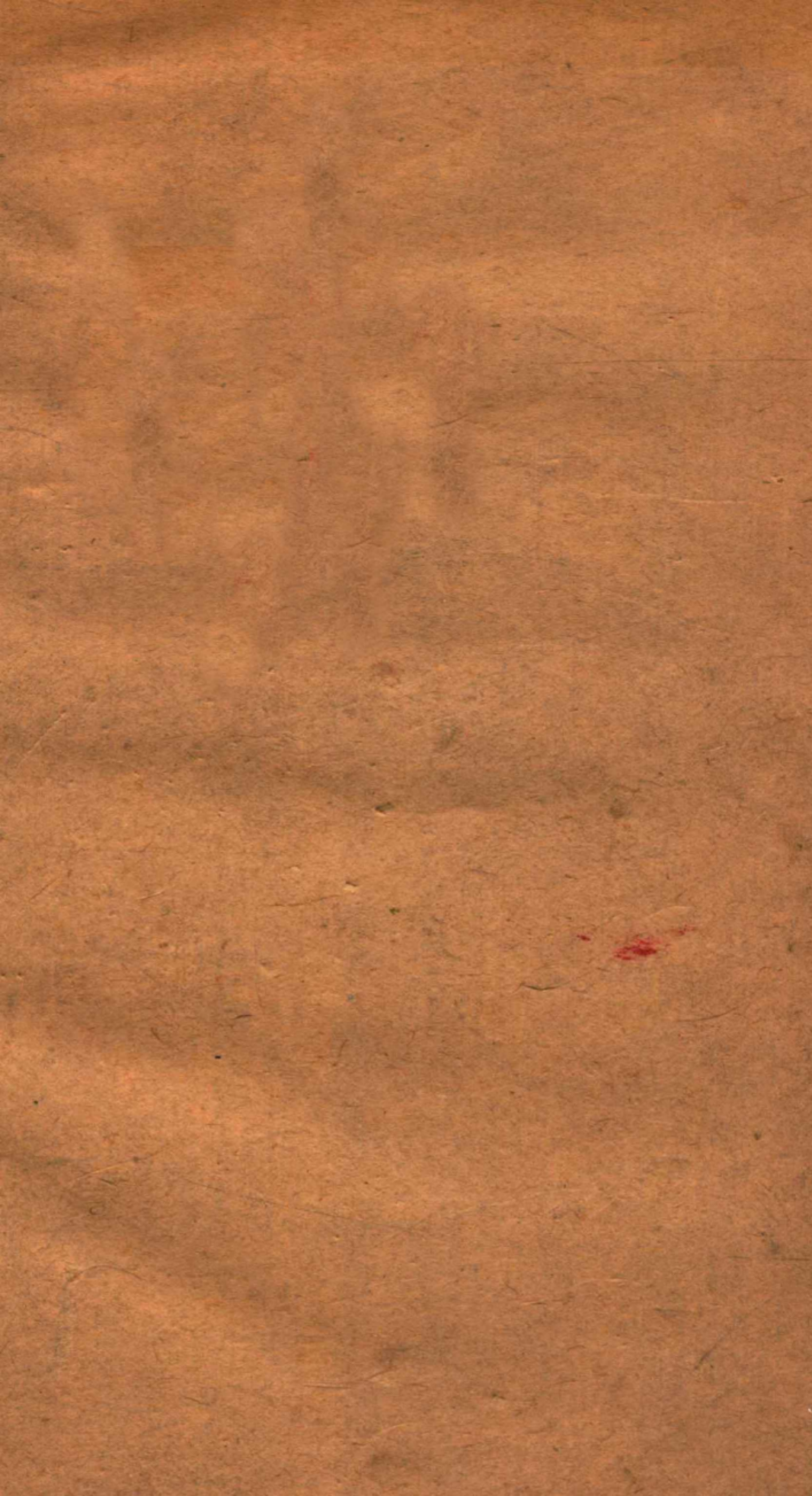


石屏集



重刊石屏集序

吾郡戴石屏以詩鳴於南宋之末江湖派衍魏闕愈深
不無悲感之詞惟以忠孝爲上想其一身飄泊千里漫
游冰雪滌其胸襟江山助其氣勢詩是吾家之事長撚
吟髭身無人國之謀但知蒿目殘山賸水中原之收復
何時戛石鏗金處士之吟聲益壯蓋瓣香於杜老親炙
於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業以視流連風月
掇拾珠琲祭獮求工刻鳧矜肖者相去未可以道里計
也而或訾其風格疑其急微抑亦過刻之談矣集爲明
宏治間石屏裔孫學正鑣所刻余於鄞天一閣見其本

匆促未及借鈔丙子秋仲長塘絕生

正字

以鈔本見寄

遂付梓人惜三豕之尚訛艱一編之別借亦曰訂台山
之詩派此爲大宗廣藝苑之流傳聊存變雅云爾時嘉
慶丁丑秋七月文林郎知陝西鳳翔府扶風縣事臨海
宋世榮撰

重刻石屏先生詩序

詩不讀三百篇不足以言詩然多雜出於里巷男女歌
謠之辭未必皆詩人作也詩不盡作於詩人而天下後
世舍三百篇則無以為法者宜必有其故哉詩一降而
為楚為漢再降而為魏為晉宋下至陳隋則氣象萎蘭
詞語靡麗風雅之變於是乎極矣至唐杜子美獨能會
衆作以上繼三百篇之遺意自是以來雖有作者不能
過焉宋三百年以詩名家者豈無其人然果有能入少
陵之室者乎當宋季世有戴石屏先生者慨遺音之不
作惡蠅聲之蠱聽乃力學以追古人而成一家之言先

生生於黃巖之南塘負奇尚氣慷慨不羈南遊歐閩北
窺吳越上會稽絕重江浮彭蠡汎洞庭望匡廬五老九
疑諸峰然後放於淮泗以歸老於委羽之下顧其遊歷
既廣聞見益多而其為學益高深而奧密故其為詩如
逝波之魚走壙之獸搏風之鵬其機括妙運殆不可以
以言喻者矣其大要悉本於杜而未嘗有一辭蹈襲之
者嗚呼此其所以為善學者乎至於音韻格律之升降
則與時為盛衰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矣今其詩傳傳
世已久而又有八君子為之論著予生也晚於先生獲
何言哉先生之諸孫文瓚知所好尚校舊本以圖新刊

益廣其傳垂之永久可謂能世其家者予過天台文瓚
間以序來謁遂不敢以後學辭而書之首簡先生諱復
古字式之石屏其自號云

至正戊戌孟冬既望 宣城貢師泰序

重刊石屏詩集序

宋之南渡吾台文獻實稱東南上郡而詩人亦多有聲
江湖間若石屏先生戴公式之其一也然當其時台之
人以科第發身致顯融者何限而石屏獨工於詩以窮
豈詩固能窮人哉蓋天之於富貴往往在所不惜而於
斯文之權恒若有所靳而不易以予人何也斯文天地

精英之氣必間世而後得富貴倘來之物趙孟之所能
賤者也故一代之興起而為將相者比肩接踵而文章
之士或不能以一二數幸而得之必困折其身拂鬱其
志俾之窮極而後已若漢之蘇李唐之李杜宋之蘇黃
其於詩也皆出於顛沛放逐之餘而後得以享大名於
後世夫豈易而予之哉雖然其視富貴之極而泯泯無
聞者則不啻霄壤矣是以古之君子寧為麟路無為鳴
鳴寧為玉碎無為瓦全寶亦有見乎天之意其所重者
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於乎亦豈獨石屏一詩人然哉三
代以降以道致窮雖上聖大賢如孔孟者亦所不免則

夫石屏之以詩窮亦何足怪哉石屏之詩當宋紹定中樓攻媿鑰吳荆溪子良諸公嘗序之以行於世矣宏治初其裔孫廣東叅政豪將重刊之未就而卒今廬之六安學正鏞叅政從父也將畢叅政之志而未能以告于其守貳宋君克明馬君汝礪二君素重斯文而樂于義舉者乃不閱月而功以告成焉於乎石屏之沒幾三百年而詩又大行於世石屏于是乎不窮矣彼之營營以富貴爲達者誠惡足以知之

宏治十年丁巳夏四月十有九日賜進士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酒前翰林待□□國史經筵官致仕邑人

謝鐸序

石屏詩序

戴石屏之詩有樓攻媿先生之序文諸名公鉅賢之品題不患不傳遠也趙嬾庵爲選其尤者別爲小集乃命僕爲此序無乃以非人爲贅耶嬾庵於詩少許可韋陶之外雖輞川柳州集猶有所擇今於石屏詩取至百三十首非其機有契合者乎夫詩之傳非以能多也以能精也精者不可多唐詩數百家精者纔十數人就十數人中選其精者纔數十篇而已惟少陵謫仙能多而能精故爲唐詩人巨擘也蓋藝之難精者文也文之難精

者詩也運奇於斧鑿者少從容之態受成於材具者希
汲取之功豪逸者欠雋永慘淡者乏膾炙取妍耳目者
興未必高遠寄吟性情者詞多至流宕凡是者皆詩之
瑜而瑕者也石屏之詩平而尚理工不求異雕鏤而氣
全英拔而味遠玩之流麗而情不肆卽之沖淡而語多
警嬾庵之選其旨深矣雖然石屏自謂幼孤失學胸中
無千百字書強課吟筆如爲商賈者乏資本終不能致
奇貨也又言作詩不可計遲速每一得句或經年而成
篇僕曩在贛□見嬾庵論作詩亦然二公契合之機豈
不□□乎石屏其所居山也卽之爲號其名復古字式

之天台人其姓字不待人拈出也

紹定二年三月浚儀趙汝騰序

石屏詩後集序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詭刻秘文遺事廋說凡可資以爲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喬嶽巨浸靈洞珍苑空迴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拓詩之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醕倡諗訂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勲庸之傑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遺凡以

詩爲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清苦而不困於
瘦豐融而不褻於俗豪健而不役於龔閒放而不流於
漫古澹而不死於枯工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
亟賞者何啻數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
貴和平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
婉暢若石屏者庶乎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今者博
耶豈非其附寫於山水者奇耶豈非其磨礪於師友者
熟耶雖然此舊日石屏也今則不類行年七十七矣焚
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羣
絕侶對獨形爲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

而彌中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淳祐三年六月日荆溪吳子良序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深得其趣誰能好之黃巖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臯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語親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爲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乃如此子旣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

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邱名士俱從之游講明
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攜大編訪
予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
志余答之曰夫詩能窮人哉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
李長吉玉谿□□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余
之言固何足爲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勃駟並
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各造新弄廣陵
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其孝固可稱然似稍過果爾則琴
亦當廢矣式之豈其苗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
此東臯子其不死矣嘉定三年歲未盡三日四明樓鑰

書於玫瑰齋

石屏以詩鳴東南半天下其格律風韻之高處見諸當世名公之所品題者不可以有加矣况予他日未嘗學詩又安能措一詞第嘗私竊評之古詩主乎理而石屏自理中得古詩尚乎志而石屏自志中來古詩貴乎真而石屏自真中發此三者皆其源流之深遠有非他人之所及者理備於經經明則理明嘗聞有語石屏以本朝詩不及唐者石屏謂不然本朝詩出於經此人所未識而石屏獨心知之故其爲詩正大醇雅多與理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石屏痛念其先君子平生不肯作舉

子業而顓以詩自適臨終以子在襁褓而慮詩或遂無傳石屏長而有聞深切疚心求以傳父業顯父名是其志也實繼父志也故其爲詩感慨激發多與志應陶靖節言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故讀書不求甚解黃太史稱杜詩無一字無來處然杜無意用事直意至而事自至耳黃有意用事未免少與杜異不知四詩三百篇用何古人事若語哉石屏自謂少孤失學胸中無千百字書予謂其非無書也殆不滯於書與不多用故事耳有靖節之意焉果無古書則有真詩故其爲詩自胸中流出多與真會三者備矣其源流不甚深遠矣乎故詩